



色变

中国现实版的《教父》

国内第一部以空前的力度，犀利、深入地剖析
转型时期股市风云变幻的力作。

一部美丽的，有着巨大故事纵深和巧妙、
惊心动魄情节的史诗。



大连出版社
DALIAN PUBLISHING HOUSE

稻城◎著

色变



© 稻 城 2012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色变 / 稻城著. —大连:大连出版社, 2012. 1

ISBN 978-7-5505-0207-9

I. ①色… II. ①稻…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75910 号

出 版 人:刘明辉
策划编辑:卢 锋
责任编辑:于孝锋
责任校对:金 琦 张莉莉
封面设计:曹 艺
版式设计:于孝锋
责任印制:史凌玲

出版发行者:大连出版社

地址: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 12 号

邮编:116011

电话:(0411)83620674/83620941

传真:(0411)83610391

网址:<http://www.dlmpm.com>

电子信箱:lf@dlmpm.com

印 刷 者:大连图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幅面尺寸:145mm × 210mm

印 张:10.75

字 数:300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05-0207-9

定 价:25.00 元

1

第一部

大盗

谁有一颗玲珑剔透的心

他就会知道何时心碎

《最后的召唤》

[美] 马克·斯特兰德

1

石凡突然听到了楼下大厅里一阵喧哗。

他走出股票交易室，一鸣正风一样从他身边闪过。

“什么事，楼下？”

“有人晕倒了。”一鸣飞似的跑下去。

楼下的声音变大，有人在大哭。先是几个人哭，然后是几十人……

石凡带上门也跑了下去。

证券营业部的人在维持秩序，但哭声还是渐渐大了起来。人群正在聚集，估计有几百个人在哭。

员工拼力在客户中进行劝说，但哭声有增无减。

哭的队伍仍在扩大，劝的人和被劝的人都在哭。

大盘仍在下跌。昨天跌 5%，收在了 3329 点；今天跌 9%，收在了 3009 点。问题在于从 5548 点开始下跌以来，几乎只是一口气的时间。

一位白发瘦叟从座位上站起来，惊恐的眼睛溜溜地四下张望。
“太可怕了，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的声音最终被哭声淹没。

“哦啊……”一个四十多岁的壮汉放开嗓子大哭。

“我产生幻觉了吗？我产生幻觉了吗？啊……”

“有人跳楼了，有人跳楼了！……”

“谁跳楼了？”

“是跳水了吧？大盘在跳水，还在跳……”

“是有人跳楼了。”

石凡跟出去，看到人们围在楼前的一个地方。

“120 吗？120 吗？……”

“郝仁，是郝仁！老郝，你怎么这么想不开……”

“120 吗？120 吗？……”

齐思凡刚睁开眼,就听到机舱的扬声器发出“嚓嚓嚓”的响声,接着里面传来了播音员有点嗲的声音:“女士们,先生们,现在飞机开始下降……”齐思凡抬起头,拢了拢头发,又掏出化妆盒补了补妆。她收拾停当,侧脸从舷窗向外望去。

外面阳光灿烂,湛蓝的海水在阳光下波光粼粼,迎宾大道绸带似的沿着海岸划出了一个舒缓的线条,从机场向上海市区伸展开去。造型轻盈的路灯如同一群排列整齐的长着同颜色羽毛的鸟儿,以与路同样的弧度在空中排出飘逸的队列。远处的上海,如有一团纱似的东西罩着,雾烟袅袅……

齐思凡有点晕,收回了目光。她能感觉到庞大的机身正坚定不移又有点矜持地滑向机场跑道。这时,扬声器再次传来了系好安全带的提醒,她立刻挺直了身子,向后靠去,重新闭上了眼睛。她听到了飞机翅膀的机械滑动声,还能听到缓速板被气流冲开的声音,接着是打开起落架的声音,最后就是轮子接触到地面的一声让人心慌的“咚”的声响,然后飞机速度慢了下来。

此时,齐思凡才在心中对此次来上海见石凡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她耳边又响起话语:“他们石家差不多都是杀人犯。他的父亲和老舅杀了多少人没人能说得清,他的伯父杀人又被人杀,他父亲的堂侄儿是土匪。他的堂兄一次就杀了十九个人,用刀砍下的头就有九颗,其中有一个是被砍了头喂了狗。他本人十八岁就杀人未遂……”

她不知要见的石凡是个什么样的人,想象不出来。是一脸横肉,凶相在肌肉结儿的滚动中发出刀切断筋骨的声响,还是像这个世界一样,表象与本质相互错位?就像妈妈说的,今天,无良官员几乎个个像商人一样,满脑子都是交易,一切都可以出售,见到暴利交易骨头都软了;而商人却几乎个个像官员一样,拿腔作势,顶着这样那样的职位;当然妓女总是淑女的样子,还没有成为妓女的

淑女却无时无刻不模仿妓女以示时髦。

石凡呢？

扬声器在向乘客道谢之后，结束了广播，紧接着传来了宋祖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宋祖英用她那有着细铜丝一样力道的声音一再地鼓励大家“打开家门享太平”。

人们开始打开行李架取出自己的随身行李。然后机门打开，空姐把两手交叉在腹前，在门口对每一个走向摆渡桥的旅客职业性地道别，“再见”声如同正在工作的复印机，“啪哒啪哒”地按同一节拍掉落下来。

齐思凡走出摆渡桥，在长长的过道里“咔嗒咔嗒”地走着。泛着绿荧光色的指示牌标示着各个出口。她抬腕看看表，加快了脚步，直奔磁悬浮站台。浦东机场到龙阳路地铁站近40公里，磁悬浮只需6分钟，时速最高430公里，倒可以一坐。

手机响了，是大志，她按了接听键。

“是我，你怎么才开机？”手机里说。

“是啊，刚落地嘛。什么事？”

“我让老四去接你，他一会儿会打你电话。”

“哪个老四？干什么呀？我还想坐磁悬浮呢……没什么不方便。放心吧……什么？他到了？”

她刚扣上电话，电话就又响了，上海号码。不用问，是那个什么老四。

齐思凡赶到香格里拉时，会议已经开始了。先是一位官员在讲话，讲全球经济的好，中国经济的好，话语如同昨晚用过的面膜纸，湿漉漉，黏糊糊。接下来是搞衔接和过渡的主持人，白嫩嫩的圆寸头，无框树脂眼镜，常见的金融人士装束。

她被安排在主桌旁边那桌的座位上，正可以望到主桌上的石凡。饭桌上大家似乎还在继续着刚才麦克风里谈过的话题，但她看到他一言不发，只在大家碰杯时举举酒杯，抿紧嘴做一次笑的模

样,然后把酒喝下。他喝酒的姿态放松而优雅,似乎是在他自己的家里,好像身边这些人包括这些气味和吵闹声都只是电视里播放的节目,他可以看、可以听,也可以不看、不听,他坐在热闹的中心,却又独立于外似的。她再次打量他,灯光下,脸色略显白了些,花白的头发理得齐整,西服肯定是价格不菲,暗蓝色带着暗条,衬衫也洁白得发蓝,连上面的蓝色条格也显得模糊。领带是暗蓝的,平整而柔软,像是没凝固的金属溶液做的,沉甸甸地垂搭在前面。他的样子在年轻和中年之间,浑身透出的竟是书卷气,不像一个小有名气的资本市场私募基金的管理人,但也绝不雷同大学讲师教授之类,他身上有一种曾经沧海的淡定和从容。

酒宴进行到高潮,祝辞和敬酒声伴着叮当的碰杯声一阵阵响起,随即就要散席了。握手,送别,手机密集地响了起来——只一会儿,客人便如同下水道旁的积水,倏然消失得没了踪影。

齐思凡在大厅旋转门旁等候着石凡。

石凡走出旋转门,台阶下的一辆红色甲壳虫前后灯一齐闪了闪,又鸣了下笛,一位短裙长腿的女孩从车内走了下来。高个子,暗红长发,笑容灿烂,比香格里拉的装饰灯还要明亮。

女孩迎上石凡,像花那样香、像蜂蜜那样甜地对石凡说:“搭我的车去滨江大道兜兜风,然后我再送你回去,这主意是不是很妙?”

他们显然认识,但齐思凡看不出他们有多少交往,至少她看不出石凡有什么亲切的表示。

石凡说:“主意是不错。我们留给下一次怎么样?”他彬彬有礼的态度让齐思凡简直要发给他一顶礼帽。

女孩的花朵向闭合的方向移动了一点点,但仍又香又甜地说:“你不是没有别的安排嘛。”

“我喝多了。”他对女孩抱歉地说,“我现在就像坐在船上。”

女孩的脸重新怒放,如带露的梨花:“那不正好嘛,吹吹风,醒醒酒,说不定还可以到我家,我给你做醒酒汤。”

齐思凡看出他在为难,便快步迎了上去:“石先生吧,我是北

方电视台的记者。”她把事先准备的名片递了上去，“打扰你几分钟，能请你到楼下的咖啡厅坐坐吗？”

石凡看了一眼齐思凡的名片，“噢，我家乡的电视台，怎么办，不好拒绝呀。”他转过脸对甲壳虫女孩说：“你看，我该怎么办呢？”

女孩说：“我明白了。”没有花朵，蜂蜜也不见了，说不定还有些冰块。女孩钻进甲壳虫，于是甲壳虫飞走了。

他望着甲壳虫离开的方向有五秒钟，转过身来说：“看来我真的不能拒绝你的采访了。”

“为什么这么说？”

“你说呢？”

“对不起，我是不是打扰你了啊？”齐思凡真觉得有点抱歉。

“你是个聪明的姑娘，你不觉得？”

“你希望我说不觉得？”

他笑了，“没这个意思。走吧，进咖啡厅坐坐。”他在前面走了出去。

他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前站下，对齐思凡做了个“请”的动作。服务生上来拖椅，他看她坐下后，才在对面坐下，问她喝什么咖啡。齐思凡说我请你，你喝什么？

他笑了一下，随意说了一种咖啡，不再坚持。于是她点了同样的，把菜单还给了服务生。这么近距离坐着，齐思凡可以清楚看到他眼球的颜色。他的笑容让她感到亲切，她正在想怎样开口，却听到他说：

“齐思凡，你的名字很有意思。”他像是自言自语，“仙女下凡，还‘齐’。”

“你觉得我不够‘仙’？”

“岂敢。‘仙’是够‘仙’了，只是这‘凡’间哪来那么大的吸引力？”

“你是说‘齐’就更不可思议了？”

“差不多是这样。”

这回轮到齐思凡笑了，“山青青，水亮亮，花艳艳，好一幅图画，也许凡间不凡，颠倒众仙。”

“也许天上看是那样。蓝色的星球……”他垂下眼睛搅动咖啡。似乎已跑得太远的思绪不听他要收回的指令，仍在什么地方逗留，他如同正在等待飞出笼子的鸟儿重新飞回。

“从北方飞来，我能做些什么？”他说。

“是这样，我们台想做个专题节目，名字就是‘北方人’，台里让我来……”

“北方在异地做得好的人多的是，我算什么。”

“北方在各地的成功人士是不少，但我们认为你有特殊的意义。”

“特殊？特殊在哪？”

“一，你不是国企高层通过改制获得成功的，你是从农村走出来，走到现在的境界；二，你没有通过占有资源和人脉，再通过贷款扩大规模，而是几乎全是以个人的力量走到今天；三，你不在传统行业，而是在新兴的资本市场……”

“这么一说，特殊还真不少。这特殊归结起来就是一点，我是靠炒股走到今天的。”

“石先生，您对证券市场怎样看？”

“证券市场好啊。资源配置那些教科书上的话就不说了，它追求的是一种公平，不管你是贱民还是贵子，也不管你是大有钱还是小有钱，这里都有你的机会，炒股票不需要领导审批，不需要人脉关系、请客送礼……”他的思绪似乎又飞出去了，他把话丢起不说，低头喝起了咖啡。

“石先生在证券业多少年了？”

“混了十六年了。”

“您能多说点吗？”

“什么？”

“什么都行，关于您的一切。”

“你的‘北方人’应该有限定。”他又去喝咖啡。

“我想知道，行吗？”

他看了她一眼，又四处张望了一下：“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尤其你是为你的节目。我怕电视那玩意儿，让人看不清真假——我不想冒犯你，但现在的电视确实不敢恭维，就是与一切真实无缘，一点点把那点信任磨光。即使是真的，给人的印象也绝对不会是事实——我平凡得像一块石头。”

“那也是有特点的石头。”

“任何石头都有特点。”

“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

齐思凡一下子哽在那里。“我也说不好。好像是连漂亮姑娘和甲壳虫都分得不太清楚吧。”

“原来是这样。我心里很抱歉，做得不很礼貌，但又没有好办法。”

“为什么要那样？接受她的建议也很不错。”

“这倒是。只是——”他顿了一下，似乎犹豫要不要说下去，“只是不想再浪费。”

齐思凡几乎没听懂他最后这一句。

“石先生是北方哪里人？”

“碧流河入海口附近的尖山。”

“现在是不是改了名字叫什么阳的？那地方我去过。”

“比指甲大不了多少的地方，齐小姐也感兴趣？”

那个小地方的那个人说的话又在齐思凡耳边回响起来，她完全没听见他说的话，也没有想什么，话就冲口而出了：

“你杀过人吗？”齐思凡被自己的话吓着了，瞪着他呆在那里，脑袋里轰然作响。

他停止了对咖啡的搅拌，盯着齐思凡的眼睛。目光如同注射到她胸腔里的液体，从眼睛进入她的血液，她感受到那眼光复杂的意味。

他又开始搅拌咖啡，轻轻地，钢勺碰到杯壁的声音隐约可闻，

节奏缓慢、机械。

“从某种意义上说，杀过。”他平静地说。

“这是真的？”齐思凡不知为何，期待着他的某种回答。

“真的。”他放下了咖啡杯。“只是未遂。”他隔了一会儿，又补充说。

她很奇怪，听到他的否定竟有舒了口气的感觉。

“我能听听吗？我只是好奇，我也不想冒犯你。”

“与梦境差不多。”

第二天下午，齐思凡在浦东南园旋转餐厅请石凡吃饭。但与昨天喝咖啡一样，齐思凡请石凡，最后却是石凡埋的单。

齐思凡到的时候，石凡已经坐在那里了。他见她走出电梯，站起来扬了下手。

“我没迟到吧。”她说着，在他的对面坐下。

“没有，还有几分钟才到五点半。”侍者过来，石凡说：“喜欢吃什么？”

“上海菜。”

“喝杯绍兴黄酒怎么样？酒不烈，可以少喝一点，我也不怎么能喝酒。”

“可以啊。”

餐厅在二十八楼，视野开阔。正是夕阳西下，街道有些迷蒙。黄浦江如一个巨大的“S”，江面色彩明亮，轮船在江面来往，汽笛声似隐似显。

“上海很漂亮。”她说。

“是个好地方。”他显然没有说下去的欲望。酒菜上来后，他给她介绍了点的上海菜，但说得也不多。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冷清，更不感到沉闷，这种宁静的气氛让她感到放松，只是想到自己的采访任务，心里有些压力。

饭很快吃完了，走出电梯后他问她要去哪里，他说他要回去了，不过可以送送她——他今天开车来的。

“我到您的住处或办公室看看怎么样？如果不是很打扰的话。”

他愣了一下，看了看表。她已经准备好放弃，想干脆告辞走掉了的时候，他说：

“好吧。我住在浦东，但办公室在浦西。两个地方距这里距离差不多，我住处就在白杨路那里，和你的酒店倒是很近。”

他的家是很普通的两居室，卫厨都有，厅很大，看来经常在家接待客人。

那里没有照片和女人的衣物用品，只有一幅装在镜框里的莫奈的《睡莲》，色彩绚丽，如梦似幻。

他让齐思凡在沙发上坐下，给她从冰箱里拿出一听可乐和一瓶矿泉水，又用镊子从消毒柜里取出一只高脚杯，让她随意。他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盘龙眼，放到茶几上，然后给自己拉开了一听可乐，在她的侧面坐下。

“家里人呢？”她听到自己的声音有点虚。

“唔？”他四面看了一下，旋即说：“就这样。”

“一个人？”

“唔。”

“没想到。”

“我朋友少。同事多。”他说得文不对题。接着他转了方向：“既然躲不过去，今天你可以做你的工作了。”

“谢谢你不嫌我打扰。其实只想随便聊聊，主要想听你谈谈证券市场和你的经历。”

“证券市场可说的东西太多了，我知道的还太少。从态度上说，我喜欢证券这一行，它至少给人一个机会——这些那天我都对你说过。但现在我们可以说，证券市场最终必将走向规范，走向法治，走向公平，这是趋势。不这样就搞不下去。但现在看，这个过程会很长，其间高风险凝聚，弄不好会成为一种掠夺。被宰割的人一定是中产阶级和社会市民阶层。”

“怎么会这样?”

“一定是这样的。人类的经济活动几乎与人类历史同样漫长,但资本市场,尤其是股市,不过是几百年来事情。华尔街的金融历史也不过三百六十年上下,其过程充满丑恶和黑暗。但美国在不足三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殖民地飞速发展成世界超级强国,华尔街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华尔街就没有今天的美国——虽然今天批评华尔街的声音增多。如果你关注世界发展史,就可以发现一个发人深省的对比。二十世纪初,阿根廷还是世界最富有的十五个国家之一,与美国大致相当。而到了二〇〇五年,美国人均 GDP 已达到 37700 多美元,而阿根廷则仍留在 3389 美元。毫无疑问,阿根廷资本市场发展欠佳是主要原因。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人提及,那就是为什么当年大清国的 GDP 是英国的四倍、日本的五倍,却在鸦片战争中败给了英国,甲午战争中败给了日本? 中外史家的结论多为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入侵国的坚船利炮。但有人比较了相关情况后认为:打仗不仅拼的是政府效率、将士谋略及献身之勇,更拼的是经济财力、国防经费。大清国战败的原因之一是集资融资能力远不能与英国相比,大清国所欠缺的正是英国当时已经走在世界前列的现代工具——资本市场。因此在打仗的节骨眼上,大清国却拿不出钱来! 现在许多人谈论货币战争,逐渐知道资本市场的厉害,逐渐认识到中国应有个有效率的股市。中国股市搞成今天的样子,不是股市的错误——好戏被歪嘴唱邪了。从原理上说,证券市场的功能是配置资源。通俗点说,就是谁有一个好的项目、好的公司——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的项目或公司——应该得到发展和扩大,应该得到社会资金的支持,然后在法治的监督约束下,使其规范经营,使效益更大化,投资的人(也就是买股票的人)成为股东,分得红利,获取投资收益。越好的公司越能得到国家政策和市场上资金的支持,从而使整个国家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差的公司和落后的项目,比如高能耗、高污染、高消耗资源的项目,不但国家政策要限制,资本市场也会用市场机制淘汰它们,这是一个好事。”

“好多人说股市是赌场，你输他赢。”

“这当然是不懂的人说的，也意在说股市不规范。股市可以共赢，也可以皆为输家，问题是你怎么搞股市。股市中的三方——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买卖股票的投资者、履行判官角色的监管层，都按公平的原则进入自己的角色，才会让股市创造财富。如果把股市当做提款机，用计划经济的方法来搞本应搞市场化、法治化的股市，恐怕就会丧失公平，滋生黑暗。比如，什么样的公司来上市，现在全看这家公司能不能‘获批’，这就和行政审批、行政许可一同形成了权力配置资源。私营企业上市，基本上拼的就是公关的能力——这年头所谓‘公关’是什么东西大家心知肚明。政策上只重来股市大把拿钱的融资者服务，却对本应得到平等待遇的向股市投钱买卖股票的人不管不顾，充满算计。”

“为什么不能规范？”

“好多人不喜欢规范。规范了，掠夺就不那么容易了。”

齐思凡默然。

他接着说：“我不想摆出斗士的嘴脸，也不想做愤青，不想揭露黑幕之类。黑幕，我这个层次的人怎么会知道？我只是算算账，在大的方面对事实做一个评估。”

“既然风险这么大，你怎么还在股市里面，而且还挺成功？”

“实在是碰运气。人力极小，记住我的话，对老百姓来说，在证券市场，‘上去’和‘下去’是同一条路。”

“‘上去’和‘下去’是同一条路？什么意思？”

“就是怎么‘上去’还要怎么‘下去’。机制不变，命运就不会有什么两样。”

“那要不要顺势而为——对不起，我是真的不懂。”

他笑了，但很沉重。如同一个婴儿在拖水上的一条小船，一丝一丝地拉开了点笑容：

“那需要了不起的技巧和运气。但我还是爱这个行业。”

“怎么了？离不开？”

“似乎有一个梦想。”

“发财梦?”

“趁着现在还有梦。”

“还有呢?”

“希望靠自己的力量,来走自己的路,希望能走下去,走通下去。”他喝了口可乐。

“你很有自尊。”

他又笑了,这回笑得亮了许多。齐思凡在他笑的瞬间里,看到他年轻漂亮的青春影子。

“百姓向来为草民,草有自尊吗?也许是除了自尊就一无所有的那种自尊,在暗夜里自己抚着伤痛时的精神安慰而已。”

“不,只是有些不同而已。草也是生命。”

他不言语了,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葡萄酒,“给你也来一杯?”他问她,她摇了摇头。他心事重重地抿了一口酒,不再开口。

屋里没有人说话之后,突然就变得又空又大。他按了下音响开关,调得很低的音箱传来了钢琴曲。齐思凡叫不上曲子的名字,只觉得这音量和曲调有助于让人放松和思考。

他从手提包里拿出了当天的《上海证券报》。她看到北京一家房地产公司的招股书,问他,他说:“那个光脑门的掌门人常在电视里发一些似是而非的话,基本目的就是想牵着公权官员。”最后他拿出了另一家马上要上市的公司的招股书,读了起来。齐思凡倒是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大致告诉她那是“他们家的”——不过齐思凡没有对石凡提这个。

“怎么,你对这家公司有兴趣?”

“看招股说明书上说的,似乎有点意思。”

“你知道我什么都不懂,你能不能跟我说说怎样判断一家公司是否有所谓的价值?”

“严格说起来,中国沪深两市一千七百多家公司中,值得投资的没有多少家。不是说这些公司全是垃圾,主要是价格太高了。每股净资产不过一两元、两三元,每年每股收益不足几毛——许多公司这数据有 30% 上下还是做账做出来的,发行价不会低于 15